

古文辭類纂

冊八

101-102-103-104

105

贈序類二 古文辭類纂三十三

歐陽永叔送楊寘序。

○

古文辭類纂三十三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弦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反從廢調。爲尉於劍浦。

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余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歐陽永叔送田晝秀才寧親萬州序 ○○○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於家。至<sup>因</sup>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

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望遠。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茅順甫云風韻跌宕

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南歸序

○○○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壤。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

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閒。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



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閒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旣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歐陽永叔鄭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厭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爲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

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爲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爲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滎陽鄭昊。少爲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棄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尚少。而性淳明。輔以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旣嘉君善自擇而慕焉。



因爲之字曰叔希。且以勛其成焉。

曾子固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爲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韞鞞。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爲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爲無爲而尊榮也。今一日辭事。返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棄乎山墟林莽。僻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欲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閒。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

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為。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為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為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為動其意邪。余為之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為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南豐曾鞏序。薑塢先生云。仁宗時。文武官司馬池賈昌朝。包拯。吳奎。皆相繼被糾劾。周君想亦迫逐而退。非止足而甘引年者也。子固文始為釋譏。文內鄉射之禮。皆可記云。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食飲射之禮。皆周人修而兼用之。又先行葦之詩。言禮殷人以食禮。周人鄭氏箋云。周之先行葦之詩。言射而繼之以祈黃者。鄭氏箋云。周之先行葦之詩。言與羣臣行射禮。擇其可與者為賓。若鄉射則天子無由親與。其閑矣。茅順甫云。議論似屬典刑。而文章無波馳驟不足讀。昌黎所送。場少尹致仕序。天壤矣。

曾子固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閱壯雋偉。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余言以爲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爲笑於里之

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爲善，則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爲何如也。

曾子固送江任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閒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湫，隕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簞糧裹藥，選舟易馬，刃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

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奧。道途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游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故能專慮致勤。營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

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旣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飢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慧之才。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講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曾子固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向老傅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爲文辭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昆弟尤自守。不苟取而妄交。太夫人亦忘其貧。余得之山



陰愛其自處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與之。向老用舉者。令溫之瑞安。將奉其太夫人以往。予謂向老學古。其爲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於今。則向老之所守。亦難合矣。故爲之言。庶夫有知予爲不妄者。能以此而易彼也。

蘇明允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 ○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慚。及聞

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强悍不屈之虜廷。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鼎按此明允胸襟陋處昌黎必不然也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

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旣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茅順甫云。文有生色。直當與昌黎送殷員外等序相伯仲。海峯先生云。其波瀾跌宕極爲老成。句調

聲響中窾合節幾並昌黎而與殷員外序實不相似

蘇明允仲兄文甫說

○

○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旣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澗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旣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緬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